



父亲的收藏夹

父亲87岁了,思维虽还清晰,可手脚已不再灵便,眼神也大不如前。

周末回家,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小院里,给整个院子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。院中的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散发着淡淡的芬芳。父亲坐在那张老旧的藤椅上,藤椅在岁月的摩挲下已略显斑驳,却承载着无数温暖的回忆。

见我回来,父亲原本略显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笑容,那笑容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瞬间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。他招手让我过去,那动作虽有些迟缓,却满含着对我的期待。他叫我帮他拿手机,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,却又透着一丝孩子般的兴奋。

我将手机递到父亲手中,他的手微微颤抖着,如同秋风中的树叶,每一道皱纹里都写满了岁月的故事。他摸索着屏幕,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进行一项无比神圣的仪式。他说最近学会了用手机收藏一些东西,想给我看看。好奇心驱使下,我凑近了些,仿佛即将打开一扇通往父亲内心世界的神秘大门。

打开收藏夹,里面的内容让我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

第一条收藏是一段戏曲音频。父亲年轻时就爱听戏,农闲时,村里来了戏班子,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。父亲总是放下手中的农活,一路小跑着赶过去,眼神里闪烁着兴奋与期待。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,沉浸在那悠扬的唱腔和精彩的表演中,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那一方小小的戏台。如今,岁月的车轮无情地驶过,让他很难再去现场听戏。这个音频便是他对往昔热闹时光的怀念,是他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梅春

与那段青春岁月的情感纽带。点开播放键,熟悉的旋律响起,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心间。父亲微微闭上双眼,嘴角带着一丝笑意,沉浸在那婉转的唱腔里。他的脸上浮现出陶醉的神情,仿佛回到了那些充满生机与欢乐的日子,回到了那个充满活力的年轻时代。

再往下翻,是一篇关于养生的文章。我有些疑惑,父亲向来对这些不太在意。仔细阅读,发现文章里着重标记了关于预防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方法。我瞬间明白,父亲是为了能多陪伴我们,努力学习如何保持健康。他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,即便年事已高,心中想的仍是不给我们添麻烦。这份深沉的爱,如同默默流淌的河流,虽不张扬,却无比深厚。

还有一张图片,是我30多年前参加工作时拍的全家福。照片里的我青涩又充满朝气,父母正值中年,面容和蔼。父亲说,每次看到这张照片,都觉得日子过得真快,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无比珍贵。照片中的我们,笑容灿烂,那是幸福的模样。

父亲的收藏夹里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也没有名贵珍稀的物品,但每一项收藏都是他人生的写照,是他对生活、对家人的深情。那些看似普通的内容,串联起了他漫长的岁月,承载着他的爱与眷恋。看着这个小小的收藏夹,我仿佛走进了父亲的内心世界,那里装满了温暖、关怀与对生活的热爱。我深知,这是岁月馈赠给他,也馈赠给我们整个家庭的宝贵财富。

父亲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黑马

01

我的父亲,仿佛拉车的牛,拉着春、夏、秋、冬。

他拉种子、化肥、粮食,也拉麦秸、杂草和我,老实巴交的父亲只顾低头拉车,却从不抬头看路。

脚下的土地,他太熟悉了,每一寸黄土地,他都用脚底板丈量过似的。

从农家小院到辽阔的庄稼地,淋漓的汗水洒了一路,却从不叫苦。父亲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,贴着前倾的身体,贴着发烫的脊梁。

打麦场到了,扬眉吐气的父亲轻快地扬起手中的木锨,麦粒纷纷如雨,欢乐地跳跃着。于是,劳作有了韵律和节奏,他像在拨弄一把农业的吉他,打麦场俨然成了他的专场音乐会。

风吹得谷粒滚动,也吹干了他的短衫,父亲的衣服在大风中鼓荡作响。

望着一点点堆高的金黄粮囤,父亲抽起了烟,对着蓝天吞云吐雾。有时,会斜倚着平板车,啃点粮、喝口水、歇歇脚。

直到黄昏时分,父亲装上成袋的粮食,准备回家。

父亲拉着吱吱嘎嘎的平板车,摇摇晃晃的平板车,在乡间小路上,洒下一路平平仄仄的散板。

童年里的我,前拽后推,却使不上劲,最后我被一把扔上了平板车。

我手心里流出了汗,却紧紧抓住了勒绳,不敢松懈。

我那幼小的身体因颠簸而左右摇摆着,像一只提心吊胆的蚂蚱,朝着家的方向,一次次惊恐地张望。

02

父亲有事没事,总爱到地里转转。

仿佛那一亩三分地,才是他真正的家。田畴里的稻花和父亲,站在同一种仰望里。在乡间的风里雨里,在二十四节气的维度里,父亲常常蹲下身子,细细聆听着庄稼的窃窃私语。

蛙鸣声声,一次次抬高了旷远的天空,稻花香里说丰年,仿佛前世今生注定的章节。

我的父亲扛着锄头,站在高高的山岗上,敞开襟怀嘹亮放歌的父亲。

啊,粮食,黄金的礼赞,火焰的风

暴——

在我书写苏北宏大的诗篇中,我常常描述到父亲、黄土、五谷、陶罐和煤,以及牵动黎明和黑夜更迭祖辈留下的耕牛。

一盏明月的照耀下,温热的粮食,宛如夜莺,在谷仓里雀跃。

在线装本的乡土辞典里,把十亩稻花香酿成美酒,像个大侠一饮而尽的,正是我的父亲。

03

农事稍歇,父亲就变身成为一个泥水匠。

肩上搭着一条毛巾,腰间别着瓦刀,父亲成了走街串巷的“民间艺人”。

父亲,越来越不会表达自己,放弃儿女的劝说。父亲又去当泥水匠了,去顶热滚滚的太阳,顶生活沉重的闷雷。

在鞭炮声中,小村庄又迎来了喜事,父亲指挥众人盖起了瓦房。做泥水匠的父亲活成了一个艺术家。

一回到家,就会晒那双粘满石灰的鞋子,而他湿透的背心,却常常穿反。

04

除了做泥水匠,父亲有几年在矸石山打零工。

父亲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,206块骨头撑住了矿山,只有母亲,听到了骨缝间咯吱咯吱的脆响。

那一年,积雪压折了村头的老树,父亲还在矸石山上装卸车,装一车矸石只能挣到五块钱啊!

我记得,那一年运煤车特别多,家里的炉火特别旺。

我记得,父亲摸黑回家,脖子上的雪,都是黑色的!

窗外,大雪封门,纷纷扬扬,像一场无法偿还的债务。

在煤尘中整整奔波了一年的父亲,穿着灰棉袄的父亲,两手空空的父亲,终于坐下来了。

围着火炉,炉台上是母亲烤好的红薯。

可是,两个男人面对炉火,却没了言语,仿佛炉火的后面没有世界。

过了春节,我要去远方求学,在矸石山装卸车的父亲,可能要下到800米的矿井深处。

父亲

那些沉默而厚重的守护

六月,草木葱茏,万物生长。在这个充满生机的仲夏时节,一种特殊的情感总在不经意间流淌。它不常被宣之于口,却深植于血脉;它未必热烈张扬,却如磐石般稳固坚实——这便是父亲深沉而独特的情感表达。

当年的历史剧《雍正王朝》里,康熙有过一段关于做父亲的经典台词:“做父亲难啊,推干就湿,耗尽心血;看着他们平平安安成人难,教他们堂堂正正做人难,指望他们克绍箕裘,光大祖业就更难了!”这段台词展现了康熙作为父亲的多重困境,既有养育的艰辛,也有对子女教育和继承祖业的忧虑。

这份情感,厚重如山,静默如海。它或许缺乏华丽的辞藻,却有着最坚实的依靠。今天,我们试图解读那些承载着无言牵挂的“信物”——一个小小的水杯、一架摇摇晃晃的平板车、一本泛黄的收藏夹,它们如何成为跨越代际的情感密码?

三代人的父亲节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勇

一只白色的水杯,是我至今收到的最美的礼物。它像轻盈的精灵,点化甜美的生活。

父亲节那天,一大早,爱人就催促我给父亲打电话。我摇摇头,慢悠悠地说,父亲是实实在在的乡下人,地地道道的农民,他不会知道这样的节日,还是算了吧。

中午吃饭时,女儿坐在饭桌上,埋着头,一言不发。我看着女儿,和颜悦色。女儿情绪平稳。我轻言细语地问,今天是父亲节,你知道吗?女儿抬起头,瞄了我一眼,又埋头吃饭。过了一会儿,她冷不丁地冒出一句,说买了一只水杯。我喜出望外,赶紧问,在哪里?女儿淡然一笑,在路上!我开始想象水杯的颜色、形状,希望早一点收到女儿买给我的礼物。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没有收到水杯,不禁有些失落,甚至开始怀疑……又过了两天,我下班回到家,发现茶几上放着一个未拆封的快递,便突发奇想,莫非这就是女儿送我的礼物?女儿从房间出来,甜甜地笑着说,水杯到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取出水杯,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特殊的礼物,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女儿走到茶几边,把水杯递给我,问道,这个水杯怎么样,喜欢吗?我热泪盈眶,答道,很美!我非常喜欢!

爱人对我说,这是女儿送的父亲节礼物,你以后就专用这个水杯喝水吧。我斩钉截铁地说,不,我要把它收藏起来。晚上,我坐在书桌边,捧着女儿买的水杯仔细观察。水杯为白色,正面印有“感谢老爸挡风遮雨”八个黑色的大字。字的上面,盛开着几朵小花,淡雅、柔美、圣洁。我捧着水杯,久久不舍放下,捧着捧着,不禁百感交集。女儿今年十四岁,处于青春期,叛逆得很厉害,她平时封闭着自己,隔绝着自己,与我甚少交流。在父亲节这天,女儿能给我买礼物,我自然甚是欣慰。为儿女挡风遮雨,是父母最基本的责任,也是最沉重的责任,虽然无言,但炽热;感恩自己的父母,是每个儿女应该有的品质,也是非常宝贵的品质,既要有声,更要有行。

忽然想到自己的父亲,我赧颜汗下。父亲虽然没能给我提供优渥的条件,但他为我挡风遮雨,一辈子劳心劳力,这份父爱沉重炽热,感人肺腑。可我呢,在父亲节这样特殊的节日,都不愿问候、感念父亲,还觉得父亲没见过世面,不知道有这个的节日。细细想来,我真是蝉不知雪。

后来,在与女儿闲聊时,我们谈到了父亲节的话题,我想听听女儿的意见。女儿说,父亲节是近些年才兴起的节日,爷爷那一辈人可能不知道,但我们可以给他解释,或许打电话的内容不重要,重要的是记得打电话。我记住了女儿的话,并警示自己,在父亲的有生之年里,我将时常感念父亲,既有声,还有行。

幽静的夜晚,恬淡的梦乡里,我看见白色的水杯,像一朵飘逸灵动的百合花,开在窗前,温馨我恬淡的梦。

这白色的水杯,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它见证女儿的成长,也提醒我,感念父母是责任,也是快乐。

